

# 启蒙、启迪

贺“海燕等人”25周年

韩劳达<sup>\*</sup>/文

海燕说要出“海燕等人”的第四本剧本合集，请我写序。为了找点感觉，我翻阅她送我的第三本合集《观门见山》，扉页上她在我的名字后写了“感谢您的启蒙”。惭愧！我什么时候给海燕“启蒙”的？请海燕帮我找回记忆，哦，大约是1987年前后吧，我和南方艺术研究会戏剧团的伙伴到华初，给学生做戏剧讲座和小品示范。参与的学生众多，我是记不了名字的。即使“海燕”的名字很容易记，她也还没显露亮丽才华或调皮性格足以让老师留下印象。

最初印象中的海燕，是她当《新明日报》的记者时开始的。在几届华族文化节筹备会议上，她是回头率颇高的美女记者。后来，几届华族文化节，《别有洞天》、《客人来看爸爸》、《黑青白蛇传》等几个戏，使“海燕等人”的见报率攀高了。那时候，我对“海燕等人”做的戏，因年龄层的隔阂，或戏剧观的差异，产生似熟悉又陌生的复杂感情。熟悉的是初院生的年少轻

---

<sup>\*</sup> 韩劳达：本名永元。上世纪70至80年代是南方艺术研究会的主要编创人员。90年代起重心转移至相声的推广和创作。新风相声学会历任主席，现任艺术顾问。1990年获国家颁发文化奖。

狂，以初生牛犊之态势，在剧场里放飞梦想和灵思。陌生的是他们做的戏，有一个整体的风格，就是语言参杂，手法新颖到让观众连连惊呼。我当时甚至觉得这是一群不食人间烟火的年轻人，把戏剧当作好玩的集体活动，要玩就还要玩得尽兴，从内容到形式，都有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的种种出格“玩法”。

在“海燕等人”在剧场崭露头角的那些年，我已渐渐淡出剧场，专注在相声创作和演出。对舞台演出唯有做选择性参与的当儿，“海燕等人”的戏我总是缺席。毫不讳言，除了年龄差异，戏剧观念和思维方式还停留在刻板的印象里，以为那种隔阂是不易消除的。

我和“海燕等人”的这种隔阂，在我看了《内衣阁》后，有了一些突破。

依旧是天马行空的遐想甚至是狂想，把国会议事厅布置成剧场，引人瞠目复喷饭的“内阁”人物模拟和代号，挑战嘲笑政治人物的底线，说的却是对家族到国家传承的忧患。

《小六会不会考》让我有机会参与“海燕等人”的前期创作。

一个从小六会考开始的话题，邀请了老师、家长参与讨论，挖掘出家长焦虑症的根源。呈现的方式不离“海燕等人”的本色，让人眼前一亮的是一个别开生面的会考考场，观众成了考生。一个因会考而疏离了亲情的故事就从考场开始……

然后是《守机碍情》。欣喜于看到当年《黄城夜韵》中不小心被“启蒙”的学生们的娴熟演技，更欣喜于演出后的交流会上学生的热情回应。

这群“黄城”初院生从大学到踏入社会，从青涩少年到成熟青年，成家立业、事业有成，大部分是专业人士，却还恋栈戏剧，早已不纯粹是“好玩”。从创作到演出所凝聚的灵犀闪光，心灵和情感的深刻碰撞，让这批“死党”培养出“上了舞台就不想下来”的深厚感情。戏剧对人生的启迪，人生和戏剧的交错，让他们做了一个又一个看似“儿戏”却一点也不儿戏的好戏。光是看剧名，就不难想象戏的好玩：《等九九》、《内衣阁》、《小六会不会考》、《守机碍情》。更重要的是，“好玩”的背后，不难窥见他们对人性、对社会的关怀。

记得初次翻阅海燕当记者时送我的那本《真实故事》，有一种喜忧参半的复杂感觉。喜的是书中用极为细致且富有戏剧性的笔触，写出一个个现实生活中的感人故事；忧的是文字的破格排版，用忽大忽小的字体、忽浓忽淡

的色调，目的是让读者阅读时感受那些刻意强调的文字，然而对阅读习惯老旧的我，是令人目眩的颠覆。（那时我还没戴老花眼镜！）

如今戴着老花复散光的眼镜再翻《真实故事》，却有另一番体会。那一页页精心设计的排版，大胆的留白和渲染，让人对文字的感受从字面扩大到内心的撞击。过去，曾对这类标新立异的表现形式不敢苟同，甚至斥之为“形式主义”。在艺术创作上，内容和形式是不可硬性撕裂的统一体，形式往往是内容的外延。这一点认识，我是从不少学生作者、导演身上得到启发的。

今天，相信“海燕等人”庆祝成立25年，做了近30个戏之后，和海燕个人在20年前写作和出版《真实故事》一样，在独辟蹊径的创意空间里，也有真实生活的脉搏和内敛的思想内涵。

我又想起“启蒙”。学生敢想敢干，百无禁忌的作风，如脱缰之野马的创意，对我这个剧场老兵，其实也起着不少“启迪”作用。我更应该感谢年轻人（他们快步入中年了）的戏和他们的执着，给我观念上、生活上的启迪。